



# 茄树开花

□向军

着生气。可茄子、黄瓜和番茄，花倒开得热闹，花落了却不见果影。等盛夏一到，烈日烤得露台像蒸笼，黄瓜和番茄的叶子先蔫了，没几天就枯成了褐色，彻底“缴械”。五株茄子苗，最后也只剩了这一株。为护住它，我在露台上拉了防晒网，每天傍晚搬着小板凳蹲在旁边看，生怕哪片叶子又被晒卷。好在它没辜负这份心思，采收季时，竟挂了两个细长的紫茄。有回挚友来做客，我兴冲冲摘了炒成下酒菜，满心以为是“生态好味”，入口却味同嚼蜡，那一刻的失落，比没结果时更甚。

后来才想通，茄子结不结果、好不好吃，其实没那么重要。真正让人踏实的，是看着自己栽下的小苗熬过酷暑，从蔫哒哒的细茎长成能挂果的植株；是当初埋下的“希望”，真的有了回应。这份回应，比茄肉的滋味更让人记挂。

自那以后，这株茄子便没再开过花。到了茄子该拔秧的“收头”季，它却仍枝繁叶茂，看不出半点要“退休”的意思。我不忍心拔，就把它留在花盆里。冬天寒潮来的时候，叶片冻得发脆，我以为它熬不过去，没想到开春后，它竟从枝干底部冒出

了新芽，枝干一天天变粗，枝叶也蹿得更密。我怕叶子太密抢了养分，还小心剪去些老叶。可转眼又到了花期，这株长得比普通茄子壮一倍、高约一米五的“茄株”，却始终没动静——枝丫间只有绿，没有一点花的影子。

我向来有耐心，静等着它“开窍”。一年过去，它只顾着长个子；两年、三年，盛夏的烈日把它晒得叶片卷成筒、枝干发皱，可只要浇上一壶水，不到两个小时，它又会慢慢舒展开叶子，恢复生机。就这么熬了几年，它竟长成了近两米高的“茄树”，主干粗得快赶上小臂的一半。朋友来家里做客，都以为这是株名贵的观赏树，听我说这是茄子时，无不瞪圆了眼睛，连说“从没见过”。

期待这株茄树开花结果，成了我每年的必修课。可失望次数多了，我那点耐心也快磨没了，甚至好几次伸手想把它拔掉——觉得这就是株不结果的废材。但每次手刚碰到枝干，又劝自己：再等等吧，万一奇迹来了呢？

日子一长，我慢慢忘却了让它结果这回事。浇花时顺手给它浇点，顺便拔

掉根边的杂草，只把它当成了露台上的一道风景。没想到，近日它竟悄悄缀满了淡紫色的花，一朵挨着一朵，在绿叶间笑得热闹。

看着满树怒放的茄花，我忽然觉得，这株茄树多像身边的孩子啊。恍惚间想起曾读过的一段话：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春天一到就灿烂绽放；有的花，要等过夏天、秋天，才肯露出花苞。别看着别人的花怒放了，就急着催自己的种子——要知道，是花就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呵护它，陪着它晒太阳、淋场雨，看着它慢慢长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要相信孩子，更要静待花开。哪怕最后它没开出花也没关系，因为说不定，它本就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

# 深夜捉贼

□洪德斌

刚黑就扛着车轮往家去，万一路上遇到熟人，不就露了马脚？他定是先藏了东西，待夜深人静了，再来扛。

他会把东西藏哪儿呢？村庄周边皆平地，庄稼已割完，无遮无拦，恁大个车轮，是藏不住的。父亲反复琢磨，脑子里灵光一闪，藏匿绝佳之地莫过于路边支渠。支渠干涸，杂草丛生，父亲摁亮手电，沿着支渠寻找，没多久果然找到了，车轮为杂草遮盖，不仔细找很难发现。

东西找到了，失而复得，父亲舒了一口气。按说，他把东西扛回家，也就完事了，但父亲不这么想，他觉得，要捉住偷东西的贼，给他点教训。父亲回家，找来二叔、小叔，他们都是十几岁少年，听说要捉贼，紧张又兴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按父亲安排，躲在玉米地里，夜色藏着他们，支渠杂草里藏着车轮。

二叔、小叔盯着支渠，守株待兔。时间好像突然变慢了，一分一秒地走，蚊虫猖獗，身上鼓起的包越来越多。真难捱啊！他俩咬着牙，焦急等待。乡村的夜晚，人们睡得早，村庄寂静，唯虫声不断，狗吠时有时无。终于，夜深了，村庄更静了，在深沉的静里，他们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由轻而重。幽暗的公

路上，一个黑影出现了，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二叔、小叔毛发竖起，手心冒汗，心怦怦跳。

黑影走到藏匿车轮的支渠边，停了下来，观察一下周围，确信无人，这才跳下支渠，把车轮搬上公路。这一切，尽在二叔、小叔的监视下。待黑影扛起车轮，准备离开时，他俩大喝一声，一跃而起，从玉米地里冲出来，扑向黑影。黑影吃了一惊，他没想到竟然会有埋伏，慌忙丢下车轮，沿着公路逃窜。黑影跑得太快，二叔、小叔追不上，望贼兴叹，只能大声呼喊：“抓小偷，抓小偷。”听见吼声，黑影跑得更快了，一转眼，遁入夜色，不见踪影。

二叔、小叔停下脚步，气喘吁吁。父亲突然从路边走出，说他在埋伏路边多时，已看清黑影真面目，正是光棍汉。二叔、小叔疑惑，问他为何不拦住小偷。父亲似乎早有主意，摇摇手：“不可。我思虑再三，捉他不如驱赶；驱而不捉，留其颜面，又可破其贼胆。”果然，从此我们家再没丢过东西。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

# 思念拔节的日子

□王云

知是谁起了头，那首熟悉的童谣便在夜色中荡漾开来：“月亮一走我一走，我给月亮背把斗，捡分钱，吃杯酒，还吃杯，哪里有，大姐梳的卷卷头，二姐梳的菜花头，菜花不菜花，打到对门的干亲家……”你一句，我一句，稚嫩的歌声飘向天际，连月光都仿佛被唱得更亮了。男生们也收敛了顽皮，大家分享着白天的趣事，谈论同学、老师，也谈论学习和未来……

八月十五日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小时候吃月饼是为了那份难得的甜，长大后吃月饼，品的却是团圆的滋味。记忆里的月饼，总是包裹在简陋的油纸里，四五个叠成一摞，用印着“中秋月饼”的大红纸包着，麻绳一捆，就是最珍贵的礼物。馅料无非是花生、冰糖，整个月饼都硬邦邦的。可就是这样朴实的月饼，在我家也是难得的奢侈——那是父亲用卖青菜的钱换来的。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份甜蜜总是留给我。我总把一个月饼掰成好几份，算计着日子慢慢品尝。

直到李小妹搬到隔壁，我才见识到月饼原来可以这般千姿百态。她姑姑从福

月色昏暗，四野阒寂。父亲带领二叔、小叔来到村后支渠旁，指着一块玉米地，让他们埋伏其中，等待窃贼到来。

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父亲三十来岁。一天晚上，父亲用板车拉完地里的粮食，把板车搁在院门外，径直进了院子。吃了晚饭，准备休息，突然想起，板车还在院外。赶紧出门，板车只剩一副木架，颓然躺在地上，车轮却不见了。

那个年代，板车是农家的重要工具，用来拉粮食、拉木头、拉肥料，省力得很。板车结构简单，由一副木架和一对车轮组成，一对车轮固定于车轴两端，木架置于车轴上即可使用。木架可请木匠，用自家木料打制，车轮则须拿钱到集上买。但农家缺钱啊，有些人家买不起，所以板车也不是家家都有。没有的，难免见利忘义，盗窃之事偶有发生。

父亲找不到车轮，自然明白，车轮被人偷了。心疼、后悔，都无济于事，得找到贼。会是谁呢？乡风淳朴，村民穷是穷点，谁也不愿当贼，传出去还怎么在村里混。但也有例外，村中有一光棍汉，喜偷鸡摸狗，村民尽知。父亲揣测，车轮丢失，八成是他所为。

父亲沿公路追去，可夜色沉沉，什么都看不到，窃贼恐早已逃之夭夭。父亲追来追去，毫无所获。父亲转念一想，若为光棍汉所为，他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天

“年怕中秋，月怕十五”，时光如水，转眼又是一年月圆。这是个让思念悄然拔节的时节。当明月爬上枝头，清风拂过窗棂，那些关于月饼的香甜记忆、关于儿时的温暖片段，都在心间悄然绽放。

一江有月千江月，一缕月光万缕思。于我而言，月亮不只是夜空中最明亮的存在，更是照亮我年少时光的灯——尤其是初中那段回家的路。从学校到家，要拐几道弯，蹚几趟水，爬几回坡。白天的我们是追风少年，大人要走半小时的路，我们连跑带跳十分钟就能到。可当夜幕降临，勇敢便化作了小心翼翼的胆怯。没有月光的夜路格外漫长，我们只能借着火把跳跃的光晕，摸索前行。同行的四个伙伴里，我们两个女生总是紧跟着男生的脚步，每一步都走得神经紧绷。调皮的男生总会突然指着远处：“快看，那个白的是什么！”惊叫声顿时划破夜空，明知是恶作剧，却还是忍不住加快脚步往家赶。而中秋前后的赶夜路，却是记忆里一个温柔的片段。皓月当空，不必举着火把赶路。我们踏着银白的月光，有说有笑地走着。不



能懂的诗

## 中国红

□韩德洛

那抹红，热烈到无以复加。  
在山河浩荡处，  
潮涌着曾经的苦难、今朝的繁华。

多少前仆后继的勇士，  
将逐梦的使命牢牢披挂。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  
建设一个属于中华儿女的安稳的家。

这些流淌着绵长的情愫，  
此刻已不知该如何表达。  
流深的静水，  
也早就羞于再次喧哗。  
就像我们对祖国深沉的爱，  
全都闪动在眼角那片不易被察觉的泪花。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作协会员）

## 目光里的河

□于春晓

小嘴巴吐出星星的时候  
我的眼睛 是盛着光的碗  
他睫毛上跳动的雀跃  
比夏夜的萤火虫 更亮几分

忽然就看见 多年前的自己  
攥着半块橡皮 站在原地  
那个穿红花白裙的身影 总在忙碌  
我的故事 碎成风里的蒲公英

原来那些没被接住的期待  
都长成了今天的 俯身倾听  
我捧着他递来的 细碎的欢喜  
像捧着 当年那个小小的自己

生命是条环形的河  
从前我仰着头 盼一叶舟  
如今我撑着船 渡另一颗星  
波光里 全是 被温柔接住的 曾经  
（作者系心理咨询师）